

浅析《牡丹亭·惊梦》的梦境创造及局限性所在

田琳梦 苏星元 鲁瓔珞

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摘要]《牡丹亭》中“惊梦”一节是全戏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一节，这一场骇俗的少女春梦体现了汤显祖“以情抗理”“有情无理”的思想理念，也更加彰显《牡丹亭》中表达的“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主题。汤显祖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自身遭际交织造就他笔下极具特殊意味的女性视角下对于生命原欲的描写。同时，梦境这一虚构载体及春梦中出现的花神形象乃至后续以鬼魂形态存在的杜丽娘形象都可以看出，尽管汤显祖对于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欲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性，但其并未完全跳脱出当时的传统。

[关键词]牡丹亭；梦；花神；汤显祖；女性视角

[DOI] 10.12252/j.issn.2096-6288.2021.12.1938

《牡丹亭》中“惊梦”一节是全戏具有承上启下意义的一节，这一场骇俗的少女春梦体现了汤显祖“以情抗理”“有情无理”的思想理念，也更加彰显《牡丹亭》中表达的“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主题。汤显祖本人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自身遭际交织造就他笔下极具特殊意味的女性视角下对于生命原欲的描写。同时，梦境这一虚构载体及春梦中出现的花神形象乃至后续以鬼魂形态存在的杜丽娘形象都可以看出，尽管汤显祖对于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欲的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性，但其并未完全跳脱出当时的传统。

一、梦境的创造：时代背景、社会思潮及个人遭际

汤显祖所处的明朝朝廷内外腐败不堪，袁崇焕曾作《哭熊经略》一诗中“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对明朝政治的腐败给予大胆揭露。同时，明朝对于妇女的禁律也较之前朝更甚，《明史·烈女传·序言》中“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以树坊表”；又有《丛杂记》中“以家有烈女贞妇为荣，愚民遂有搭台死节之事。女有不愿，家人或诟骂辱之，甚至有鞭打使从者”；另有修“女诫”、作《伍伦全备记》加深对妇女的束缚和迫害^[1]。

在社会思潮上已然出现反封建、反理性的思想潮流。心学之风盛行，王阳明继承了陆九渊“心即理也”的思想，提倡“本心体悟”“致良知”，由自己的内心去找寻“理”。李贽提倡“童心说”“真心说”，以“真情”反对“假理”，称赞纯粹无杂质，人最为自然的本性之美^[2]。“童心说”肯定人的生命原欲，追求人欲，李贽强调个性解放，抨击男尊女卑，强调尊重妇女。明代主戏曲情论的徐渭也作《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以女扮男装建功立业的故事表达其反封建的思想。这些思想促使着当时的人们逐渐转向人的本性，探究原始的人性和人欲，对于人内心的“情”也更加强调。

汤显祖自幼受到道教与儒教的思想的双重影响，同时他所生长的地方王学之风盛行，因此汤显祖也深受心学的影响，“十三时从明德罗先生游”，成为罗汝芳的弟子。在此背景下，汤显祖的个性更加具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一面，这样的个性对其在戏曲上的创作颇具影响。汤显祖强调“真情”，他所言之情，以“真人”为前提，表现在人性上，这样的理念是受了心学主性的影响^[3]。在戏曲创作上强

调“曲意”和“意趣说”，创作理念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具有浓烈的情感色彩，不为规矩所缚，这一点从他注重戏曲格调的吴江派之间的论战便可看出。

个人遭际与时代思潮相互交织，汤显祖在辞官的一年中创作出《牡丹亭》这一作品，提出“有情无理”“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思想，并在其中写出对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欲进行了描写。他在《牡丹亭》题词中说“梦中之情，何必非真？天下岂少梦中之人耶？”。梦生发于情，将人最为隐秘的情感诉求包裹在一场梦境中；而情又自梦延伸出去，生发出至情至性。杜丽娘便将自己的情欲转化为一场春梦，在春梦中突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满足自我的生命原欲，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从而达到一种“超我”的境界^[4]。杜丽娘在游园中入梦，在梦境中的主动方为柳梦梅，“将奴搂抱去牡丹亭畔，芍药阑边，共成云雨之欢”^[5]；被动方为杜丽娘，“旦作羞”“旦推介”^[5]。但这场梦实际上的主动方为杜丽娘，她实为梦境的发起者，而柳梦梅才是被动地进入杜丽娘的梦境当中。柳梦梅在此成了杜丽娘难以排遣的闺情宣泄的载体，同时也是杜丽娘解放个性的催化剂和见证者。“泼新鲜冷汗粘煎，闪的俺心悠步弹，意软发偏”^[5]，从唱词中可以看出，杜丽娘全然是一副履足之色的模样。

汤显祖的“惊梦”从人自然的生命欲望角度出发，笔触直达广大遭受封建礼教压迫的女性身上，关注女性个体的生存状态^[4]，是对“存天理，灭人欲”理学观念的有力反抗，充满着个性解放、人性觉醒的思想理念。这一场梦也是汤显祖所要表达的“主情”思想的载体，唯有超越简单的情爱关系，达到二者之间生命的触碰与联系，才能彰显出“情”的分量可等同或超越生死的观念，两性自由结合的美好是对明朝封建礼教的强有力回击，“性”是显现的因素，由“性”延至深层次的“情”，达到汤显祖所提倡的“至情至性”思想理念。

同时可以注意到的是，在“临川四梦”及汤显祖绝大多数作品当中，哪怕有类似的才子佳人模式的爱情戏，也并未出现如同《牡丹亭》一般的女性视角下对于生命原欲的描写。以“临川四梦”中的《紫钗记》为例，《紫钗记》同样是才子佳人模式的爱情戏，同样也体现出重情的主题，但其在讴歌真挚的爱情外还掺杂对政治腐败的批判与揭露。换言之，《紫钗记》并不是一部纯粹的爱情戏，“情”的分量

在《紫钗记》中也并未像《牡丹亭》中一般重，在《牡丹亭》里杜丽娘可以为情而死、为情而生。因此，在一部夹杂政治因素的爱情剧中，人的生命原欲出现了暂时的隐身，而人的个性在此更加突出，因而尽管霍小玉对于情同样看得万分重，但也并未出现一场“春梦”，更多在于展现自己的个性思想。因此，汤显祖笔下的《牡丹亭》中出现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欲描写是极具特殊意味和独特性的。

二、梦境的保护：文化传统及局限性

《牡丹亭》所描写的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欲尽管具有超越时代性的部分，但整场梦都是典雅唯美，具有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部分，而非《金瓶梅》般荒淫放荡；梦的过程是充满神圣的仪式感的，而非以地为席、以天为被的随性。可以注意到的是，在杜丽娘发起这一场可谓骇俗的春梦后，我们对于杜丽娘这一角色的印象并没有由“官家小姐”变为“放荡娼妓”，她仍然是怀有少女春思的大家闺秀形象。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则与汤显祖别出心裁设置的花神形象密切相关。正是“在虚幻和理想相结合的梦境中成全杜丽娘姻缘的不是才子中状元之类的世俗力量，也不是金童玉女似的上天旨意，而是由于作者别出心裁所虚构的花神的助力”^[6]。

花神来历最初有两种说法，一说来自《淮南子·天文训》中“女夷鼓歌以司天和以长百谷禽鸟草木”，高诱注：“女夷主春夏长养之神”^[7]；另一说花神为魏夫人，即道教清派创始人的弟子。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当中，花神象征着生殖崇拜和浪漫爱情。远古时期的人们注意到花作为植物的生殖器官对于植物繁殖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殖崇拜中，将植物的花纳入了思考范畴^[8]。另一方面，早在《诗经·桃夭》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便以花喻婚嫁爱情，以桃花营造美好浪漫的氛围。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花神经历不同的形象转化，初期为女性美的象征，明清时期以性爱之神的形象为主，同时存在着向爱情神的转变倾向，至清代时出现才女女神的形象。

在《牡丹亭》中，花神施法引二人入梦，在这里的花神代表自然性灵的力量，具有神的崇高性和仪式感。花神的出现使得这一场交欢富有神圣感与仪式感，而非白日淫喧般荒谬，而是具有朦胧的美感，更加使人易于接受这一场交欢。如果以其他神来施法引二人入梦，则会使人不易于接受。以同样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爱情神月老为例，月老在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往往以牵人红线，连成姻缘的身份出现，往往出现在男女爱情之外，较少介入爱情的实质过程，更代表一种天命天定观念。而作为远古生殖崇拜象征的花神，往往直接介入男女爱情的实质过程中，在明清时期更是以性爱之神的文学形象存在；另一方面，二人相遇的地点为春意盎然的后花园，借助花神在故事情节设置上也更加合理，使人易于接受。

素昧相识的二人在这一场虚构的春梦中交欢，这一行为从封建社会世俗上而言是难以让人接受的，但在梦中二人得到了来自代表自然和神圣意志的花神的庇护和祝福。在“冥

判”中花神以三十九种鲜花详细地描述了一场交欢的过程，其间营造出诗意而又缠绵的意境，蕴含汤显祖对于两性关系的赞美之情。因此，花神这一形象的出现是汤显祖在延续中国古代文化传统的同时又别出心裁设计的。

同样，在以花神对二人进行庇护时，作为发生的情景——虚构的春梦以及之后以杜丽娘鬼魂形态存在也同样对杜丽娘的形象进行了维护。而从此中也可以看出，汤显祖尽管描写了女性视角下的生命原欲，但其还存在未冲破传统观念的一面。

“惊梦”中表面上是花神施法引得两人入梦相遇，实则是对杜丽娘自身对于生命原欲渴求的掩盖。杜丽娘对于生命原欲的内在冲动与当时的封建礼教之间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与矛盾，对于性的追求不可显示得过于明显，其从女性视角对生命原欲进行描写已然骇俗，如果将杜丽娘的内在冲动表现得过于明显，便会遭受卫道者更为猛烈的批评。因此，二人交换的场所是一场虚构梦境中的后花园，入杜丽娘的梦的柳梦梅也并非地痞流氓之辈，而是翩翩佳公子的形象，汤显祖在之后还安排柳梦梅科举，这与当时“门当户对”的观念是一致的。从柳梦梅的塑造上可以看出，杜丽娘并未完全跳脱出时代的局限性，换言之，汤显祖本人在创作时并未跳脱当时的时代和传统。

参考文献：

- [1] 陈文兵. 梦是梦·梦似梦·梦非梦——论《牡丹亭》的梦境描写[J]. 四川戏剧. 2012(03): 40-42.
- [2] 邹自振. 李贽的“童心说”与汤显祖的“情至说”[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23(01): 64-69.
- [3] 左东岭. 阳明心学与汤显祖的言情说[J]. 文艺研究. 2000(03): 98-105.
- [4] 张丽锋. 杜丽娘的欲望与梦中的达成[J]. 文学教育(上). 2020(08): 185-18.
- [5] 汤显祖. 牡丹亭(精注插图本)[M].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5-04.
- [6] 徐朔方. 汤显祖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7] 淮南子[M]. 清乾隆武进庄氏刻本.
- [8] 廖明君. 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M].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6.

作者简介：

田琳梦(2003.06-), 女, 汉族, 四川南充人, 汉语言文学本科生。

苏星元(2000.12-), 女, 壮族, 广西南宁人, 汉语言文学本科生。

鲁璎珞(2001.06-), 女, 汉族, 湖南常德人, 汉语言文学本科生。